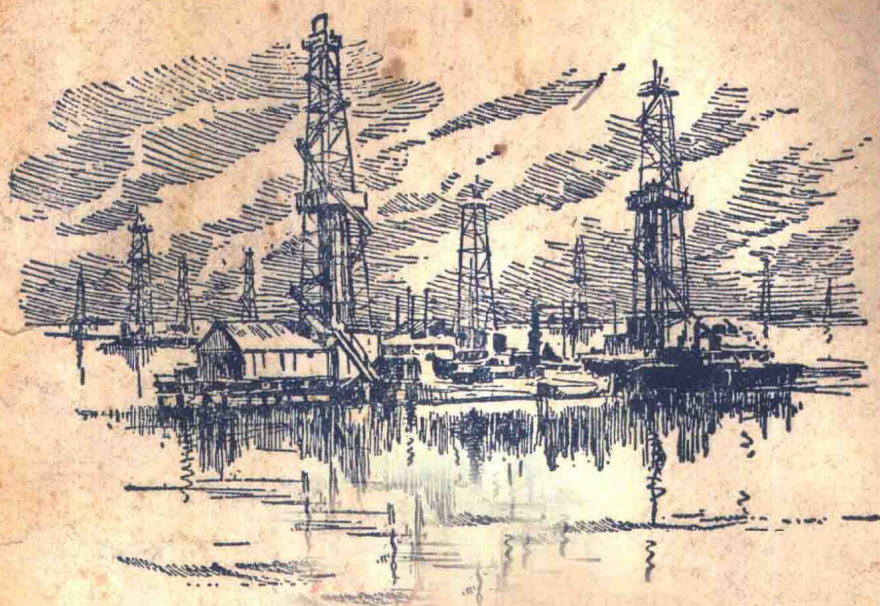




科学幻想小说译丛

金 窖

[蘇聯] 涅姆左夫著

科学技术出版社

科学幻想小說譯叢

金 窖

〔苏联〕涅姆卓夫著

沈 小 烟 譯

科学技术出版社

1959年·北京

本書提要

这本科学幻想小說曾在苏联获得很高的评价，公認為比較成功的作品。

書中描写了一群热情的工程师、技术家和工人，怎样被苏維埃爱国主义所推动，依靠集体創造性劳动，發明了利用潜水坦克鑽探海底石油的新方法。

对于正在献身建設社会主义的我国广大青年，这是一本富有教育意义的書。

总号：962

金 窖

ЗОЛОТОЕ ДНО

原 著 者：Вл. НЕМЦОВ

原出版者：ДЕТГИЗ, 1952

譯 者：沈 小 烟

出版者：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北京市西便門外柳條胡同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51号

發 行 者：新 华 書 店

印 刷 者：北 京 市 印 刷 一 厂
(北京市西便門南大通乙1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張：10 1/2

1959 年 9 月第 1 版 字數：230,000

195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6,245

統一書号：10051·13

定 价：(9) 1 元 2 角

主要人物表

亞歷山大·彼得羅維奇·華西爾也夫——來自莫斯科的工程師，主張用特制的潛水坦克車，直接到海底勘探和開采石油。

伊勃拉吉姆·阿巴索維奇·蓋桑諾夫——巴庫石油科學研究所的工程師。他反對華西爾也夫的計劃，主張利用海底基礎，開采石油。

莎依達——蓋桑諾夫的妻子，石油科學研究所的工程師，也是華西爾也夫的好助手。

尼古拉·季莫費也維奇·西尼茨基——剛從大學畢業派往巴庫石油科學研究所工作的學生，非常熱心於各種科學研究，這次對勘探石油儀器的改進，有很大的貢獻。

德查法爾·阿歷克彼羅維奇·阿蓋葉夫——巴庫石油科學研究所所長。

阿里·古謝依諾維奇·魯斯大莫夫——石油科學研究所的黨支書，在群眾中有很高的威信。

瑪麗安·凱爾莫娃——科學研究所的設計師，她對鑽機的改進，有很大的幫助。

目 次

开 場 白	1
第 一 章 白色的球	5
第 二 章 新的会见	14
第 三 章 “我看华西尔也夫是个空想家”	28
第 四 章 危險的任务	31
第 五 章 白球又出現了	42
第 六 章 研究所里的节日	50
第 七 章 “这可能是个……漂流水雷吧？”	61
第 八 章 西尼茨基穿上了潜水衣	72
第 九 章 ‘暴風雨快来了’	86
第 十 章 西尼茨基甦醒了	96
第 十 一 章 第 8 号房間	109
第 十 二 章 斜 塔	124
第 十 三 章 23 点 40 分	134
第 十 四 章 友誼的开始	149
第 十 五 章 实验的前夕	167
第 十 六 章 决定性的实验	181
第 十 七 章 海底的俘虏	194
第 十 八 章 左舷側的灯光	210
第 十 九 章 艦長留在最后一个	221
第 二 十 章 什么是功績	230
第 二 十 一 章 时鐘一秒鐘一秒鐘地計算着時間	241
第 二 十 二 章 第十只圓球	254
第 二 十 三 章 用尽一切方法搭救华西尔也夫	266
第 二 十 四 章 在蓄電池里	275
第 二 十 五 章 無名小島	284
第 二 十 六 章 里海的霧	296
第 二 十 七 章 “对他們說来，沒有事情是不可能的”	309

開 場 白

亲爱的讀者們，如果你們有時間，如果你們想听一个不平凡的故事，那末讓我們僱一只小船，沿着阿普歇倫半島的海岸來蕩一會吧。

我們可以挑選一个黎明前寂靜的時間，那時，停在巴庫灣的船只，靜悄悄地沒有一些聲息；一只只孤單單的挂着風帆的游艇，正等待着日出；我們就关上馬達，讓小舟輕輕地隨着波浪飄浮。

請你們望一下城市吧。它在燦爛的光海里，更顯得歡騰和不平凡。那点点灯火，有的像鏈子似地升往山頂，有的蜿蜒地向沿海伸展，消失在地平綫的后面。几个采油場緊緊地挨着城市，因此，那城市就显得格外宏偉！

你們可以傾听一陣陣浪花輕击船尾的沙沙聲；你們可以凝視灯火；假如願意的話，你們不妨沉入幻想。

可是我們乘船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这些，讓巴庫灣的灯火越离越远吧，我們現在且向着大海駛去。

海濱大道上明亮的灯光已經消失，城市的灯光模糊地混成一片光輝。透過籠罩在水面上的暖洋洋的迷霧，只見到一條長長的魚白色的光帶，活像从天上降下来的銀河。

海上一片寂靜，只有偶而听到的油船的汽笛聲，和远处起重機卸貨的隆隆聲。

前边出現了点点灯火，你們以為我們駛近岸了嗎？不，那些動也不動的灯火是在大海上的，我們的小船正向着它們駛去。

在我們的下面，大海的深处，蘊藏着無限的寶藏：在海底下面，埋藏着“黑色的金子”^①。

① “黑色的金子”指石油。——譯者

深深地埋藏在地下的石油層，一圈圈地圍繞着這一帶的山脈。現在，我們正是在高加索山支脈的附近航行着，山脈的周圍有好些座采油場：這裡的是在阿普歇倫山上，北面的則是在格羅茲尼和迈柯普；再往遠去，那些采油場就從西南繞過山脊，一直通到南高加索。像這一類成圈的石油層，也同樣地滿布在烏拉爾山、喀爾巴阡山、美國阿列岡山和落基山等山脈；所有主要的石油產地，都是在山麓附近。

現在，連在我們下面的海里，靠近高加索山脈入海部分的隆起的海底里，也發現了石油；那些淹沒在水底下的山脈，連綿地直通到克拉斯諾伏斯克呢。

在里海各區的海底深處，沿着那些淹在水里的山脈兩邊，說不定也蘊藏着石油層；要知道，在里海的彼岸也發現了石油呢。

目前這些還是一個沒有得到解答的謎，雖然根據地質學家們的推測，這裡蘊藏着的“黑色的金子”是無窮無盡的，即使拿全世界所有的油田加在一起，也比不上它呢。

怎樣才能到達几百公尺深的海底，鑽鑿好几千公尺深的油井呢？

你們聽到嗎？在黑暗中不知從哪裡傳來了均勻的嗚嗚聲，似乎和我們小船上單調的馬達聲互相呼應着。在我們的面前，矗立着一座鋼格結構，下面閃爍着燈光，好像印在藍色的晒圖紙上一般，那就是鑽油井用的油井架。

小船減低了速度，在波浪上簸蕩，這在我們看來，倒像是那座油井架正在搖搖擺擺地走來迎接我們一般。

喏，這不就是它，我們旅行的目的地到啦！看哪，油井架遠遠地離開海岸站着呢。

一只只細管狀的底腳，露出水面，底腳上面有一塊正方形的木頭盖板，蓋板的下面，波浪正自由地激蕩着。

海上的油井架日日夜夜地工作着，鑽孔機的轉子和它那沉

重、發亮的圓盤都不停地轉動着，一根根的管子正從上面、從油井架的頂上，向着下面鑽去，它們越來越深地進入海底；旋轉的鑽頭深深地鑽入海底，它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地鑽鑿着砂岩層、粘土層、石灰岩層，向下面鑽去。

里海，就是在夏天也很少是平靜的，泡沫飛濺的波濤在像座小島似的油井架的木蓋板下奔騰澎湃，仿佛想掀起蓋板，使它脫離那顫抖着的細底腳，漂到大海里去。可是那座鋼鐵的小島，在波濤的沖擊下，依舊堅強地屹立着，波浪並不能把這座看起來似乎很脆弱的人類的建築物卷走。而且在這里工作的都是些又強壯又勇敢的人。

請向兩邊看一下吧，瞧，那點點燈光不是一會兒在這邊，一會兒在那邊閃爍着嗎？那就是伸入海里的油井架。它們是從阿普歇倫山崗上連下來的。它們在陸地上感到擁擠，目前還胆小地縮縮在岸邊，不過蘇維埃人的勇敢的思想、他們那堅忍不拔的精神和要求進步的頑強意志，會使得它們越來越遠地伸到大海里去的。

現在，離海岸若干公里的地方，已經有幾座完了工的油井架，它們在水里的深度約10公尺到12公尺。密布在海岸附近的，盡是一個個的海底采油場，它們早就供應石油了。阿捷爾拜疆的石油工人們正在從幾百個石油井里，開采出埋在地底下的液體金子。

這些鋼鐵小島上的燈光在海面上照耀着，仿佛跟陸上油井架上的燈光在互相呼應。

馬達在夜的寂靜中發出低沉的隆隆聲。

一個黑色的人影爬上了油井架的鋼架，就像一個水手爬上船桅，想在昏暗中辨別出在遠處閃爍的燈光一樣。從那兒看去，似乎燈火沿着高加索山脈的海底支脈，遠遠地遠遠地伸向遼闊的里海，直到對岸；在那條被海上油井架的燈光照亮着的航道上，有一艘輪船正從克拉斯諾伏斯克駛來。

是的，这是幻想，在离开海岸遥远的地方，会不会从海底里建造起 100 公尺高的油井呢？苏维埃的工程师们会不会采用这种方法来解决摆在他们面前的任务——从里海的海底深处开采石油呢？关于这一点，只要再过几年，我们就会知道的。

也许就是现在，当我们正在眼望着越离越远的海上油井架的灯光、耳听着船尾后面奔腾着的海水声的时候，在巴库、莫斯科、列宁格勒、卡卢加的某个地方，在工人住宅区或是集体农庄的村子里的沉睡的街道上，正有一个月前还没有闻名于世的征服海底的新计划的创造者，在缓缓地走着呢。瞧，他止步了，稍一蹉身，就从白杨树上扯下一片蒙着灰塵的叶子，又继续向前走去。

几年以后，说不定各报章和杂志的第一页上，登着他的大名哩。

第一章 白色的球

“于是，地質勘测學校的學生尼古拉·季莫費也維奇·西尼茨基就動身到巴庫去了。”一只備有40個客位的飛機里，在發動機均勻的隆隆聲中，傳來一陣尖細而清脆的聲音。

斜倚在舒適的安樂椅上的旅客們，都抬起頭來，用驚奇的眼光，搜尋着無線電擴音機。

坐在窗口邊、手里拿着本雜誌的一位黑皮膚、黑頭髮的姑娘吓了一跳：她覺得，那聲音似乎是从她身邊的安樂椅背後發出來的。她疑惑地對鄰座旅客望了一眼。

坐在她旁邊的是一個年約19歲的青年。他不好意思地把一只深色塑料做成的小盒子緊緊地握在手里。

“請您原諒，”青年說。“我無意中扭開了這類似錄音機的小玩意兒，真抱歉，它倒替我做了自我介紹……”

“這樣的介紹方法倒很別致！”姑娘愉快地望着面孔越來越紅的鄰座青年，笑着說。“您常常採用這種方法嗎？”

“哪兒的話！”他嘟囔着說。“我做那機器的目的又不是為了這個。”

“但願如此，”鄰座的姑娘繼續笑着說。“那麼，您要它來做什麼用呢？”

年輕旅客的窘態倒使她發笑了。

“我還是第一次試驗它呢，”西尼茨基毫不猶豫地說。“現在它替我記錄着一切事情。”

“不過，它也會洩漏秘密的，”姑娘把白色草帽掛到鉤子上，微笑着說。“這不是一個好幫手！”

大學生垂下眼簾，不滿意地對自己的袖珍磁帶錄音機望了



一下，那个有趣的机器很像一只大型的香烟盒子，不过多几个小孔罢了。在凸起的發亮的开关上，映出設計者小了好几倍的發窘的臉。

他向来不喜欢自己的臉：藍藍的眼睛，淡淡的眉毛和睫毛，一头軟得像絨毛似的披在額上的淡褐色頭髮。

西尼茨基憤憤地望着映在开关上的影子，大概，即使等他活到40岁，看上去也不見得会比現在老多少啊！你瞧，現在那位姑娘像对一个毛孩子那样取笑他，可是事实上，他究竟是19岁的人了。說实話，真有些冤枉！

他并没有抬起头来，只对鄰座瞅了一眼。

她似乎已經忘記了那位大學生，一味專心地在雜誌里找寻着什么。在她的灵活的手指下，閃耀着五顏六色的美丽画面：一架架火箭式客机正飞行着，那拖在后面的橘黄色烟霧永远遺留在光滑的紙上；流綫型的藍色內燃機車和低矮的汽車正疾馳着；水上駛行着巨大的快艇；一長列独人管理的自动車床，占滿了整頁的篇幅；从阿尔泰山引来的直流电高压干綫的青銅電綫，閃耀地發着光芒；一个深水勘察潜水球正沉入海底……

西尼茨基好奇地随着鄰座姑娘匆促地移动着的手指，偷看

她的雜誌。

最后，姑娘終於找到了她所需要的一頁。那是一片淺綠色的海水，滿是岩石的海底，在海底的上面，建築着一座棚格結構的塔；画这幅圖的艺术家，还在塔的四周画上一条条的紅鰱魚。水面上有座小島狀的建築物，建築物的上面，有座油井架，下面由水底的塔支持着。下面写着：“盖桑諾夫工程师的油井架深水基础新設計。”

“如果听信您那会說話的小盒子的話，您是一位地質系的学生囉？”姑娘突然向西尼茨基說：“这位饒舌的傢伙已經向大家报告过了，”爱开玩笑的鄰座姑娘四下里望了一下，“說您搭机到巴庫去……”

西尼茨基憤憤地把录音机塞进口袋里。

姑娘微微地笑了笑。

“瞧，您对这一定很感兴趣吧，”她指着那張建筑在水底下塔的圖画，一本正經地說。

西尼茨基对那幅鮮艳圖画旁边的論文大标题看了一眼，那标题是：“50 公尺深的水底基础。”

“为了这件事情，今天我們的研究所里一定会大大地庆祝一番的，”姑娘說。大学生感到她的語調里，帶着点巴庫口音。

“你們的研究所里？”他反問了一句，就寻思起来：‘說不定，她就是从我要出差去的那个研究所里来的吧？’接着他又問：“您在那边工作嗎？”

“这下子可給您說中了！我只好承認。”

“可以發問嗎？”西尼茨基窘困地說，同时又对自己非常生气：‘唉，你見誰跟姑娘这样說話来着？倒像我不是个大学2年級的学生，而是个小学生似的！……’——“您認識盖桑諾夫嗎？”他漫不經心地問，一面用手指輕輕地敲击着录音机的盒子。

“不太熟悉。”姑娘警惕地說，接着又微笑地补充了一句：“那个傢伙把头整个兒埋到石油里去了。”

“我們的校長也勸我們生‘這種事業病’。而我，可以說要到了巴庫才同石油第一次見面呢。”

“其實您在未到巴庫以前，跟它已經到處見過面了，”姑娘和霞地說。“您瞧！”她指着窗子，從那里可以看到飛機發亮的翼子，和螺旋槳所形成的彩色光弧，說：“它就在我們飛機的發動機里。請往下看吧，不，不是這邊！您看到那條公路嗎？那里不正開動着一輛輛的汽車；還有那邊老遠的地方，一輛輛的聯合收割機正像甲蟲似地爬行着。到處的發動機里都流動着這樣的血液。這有什麼可說的呢，沒有它，生活就不能繼續下去了！”

姑娘突然不作聲了，似乎不明白為什麼她忽然要使那位大學生了解石油在我國經濟上的特殊意義。她扯了扯脖子上的白圍巾，轉向窗口。

西尼茨基很說不上來她的面貌究竟長得怎樣。端莊的、具有東方特征的臉，黑眼睛——黑得使人很難辨別是不是有瞳孔，至於那張臉究竟是美呢，還是不太美，這一點西尼茨基可說不上來了。說實話，他的鄰座姑娘的生動熱烈的話，已經把他吸引住了，因此他压根兒沒有想到這一點。

西尼茨基覺察到姑娘並沒有望着他，就从口袋里掏出梳子，悄悄地梳着那頭亂蓬蓬的頭髮。

同路的女旅客默不作聲。大學生對自己打得很仔細的領帶斜視了一眼，然後把視線順着熨得平直服貼的褲縫溜去，期待地轉向姑娘。

“您為什麼不選石油勘探作為您的專業呢？”她突然問。

這個問題却使大學生大吃一驚，因為他從來沒有想到這一點。西尼茨基在學校實驗室里工作時所設計的那張超聲波勘探機里的放大器的新圖樣，可能不僅在勘探石油上有用。他被派到巴庫去，也就是為了這張圖樣。可是他對勘探石油，依舊沒有特別的愛好。當然囉，世界上有趣的事物多着呢！譬如說，飛機探測鐵礦的種種方法。他常常研究有關這一方面的文

獻，甚至还自己設計过一架非常特别的仪器。但是……过了两个月，那个不專心的大学生，已經忙着搞測定石層中金鋼鑽用的袖珍X光机了。再过一些时候，这位对自己所喜愛的工作有始無終的發明家，把勘探法和X光又都丟在腦后，开始去設計能容納在照相机盒子里的無綫电广播机。他直到現在还不知道他專門研究的是什么。說不定，压根兒得換一門專業……至于石油这一門，他根本不想研究，他不过是在新的石油勘探机里試驗自己的設計圖样罢了，至于結果如何，日后自然会知道的。

“請原諒，”西尼茨基被長時間的緘默弄得非常狼狽，“您問我关于勘探石油的意見，我可以坦白地說：据我看來，發現石油并不怎样困难，也不太有趣，并且我認為，”他攤开了兩手，冷笑着說，“在原子能的时代……”

“沒有石油还是不行！”姑娘怒惱地打断了他的話。“难道这一点您还不明白嗎？”她激动起来了，开始帶着很重的乡音說：“大洋彼岸的生意人^①，却很了解这一点呢。他們嘴里囁着原子能时代，暗地里却一个又一个地掠夺着新的石油区。况且，从石油里，”姑娘諷刺地对西尼茨基瞥了一眼，“可以提煉出三硝基甲苯——那是最强烈的炸藥。我想，这一点您总知道的吧？”她冷笑着說。“原子能技术能代替人造橡皮、滑潤油等等嗎？这些东西，不都是从石油里提煉出来的嗎？关于这一点，即使像您那样年輕的地質学家，也应该知道才好！”

姑娘急剧地把挂下来的头髮向后甩了一下，接着她沉默了一会兒，似乎是在养神。

西尼茨基不安地玩弄着手里的录音机盒子。他覺得很不得勁兒。

“我們可沒有掠夺誰的石油，”鄰座姑娘繼續說，显然是被什么事情触怒了，“我們自己的就很够了。可是我們需要從大

① 指美国人。——譯者

自然的手里夺取石油！正如斯大林同志說的，我們必須在最近几年內开采出 6,000 万吨石油。虽然开采石油的工作，尤其是开采蘊藏在海底深处石油的工作，并不像您所說的那么容易，可是我們的采油工人，显然是会完成这个指标的。从事开采石油工作需要**有真正的毅力、勇敢和热爱自己事業的精神！……‘坦白地說’……**”姑娘調皮地望了他一眼，“我相信，要是搞动了头，您一定会被發着臭味、甚至还会弄髒漂亮衣服**的、平淡無奇的黑石油迷住的。**”

西尼茨基打了个冷噤，假裝覺得最后这几句話跟他毫不相干的样子，說：

“不論誰听了您的演講，決不会無动于衷的。这样的演說，我在学校里还从来没有听到过呢。”

‘說实話，’大学生想道，‘我对石油几乎什么也不知道。記得以前曾經讀过馬其頓的亞历山大^①的战士們的故事，他們用黑色的油脂塗在身上。当时那油脂有各种不同的名称：“黑油”、“石头脂”、“地脂”。也有人叫它做“石油”——是从波斯文里“滲出”那兩個字轉化出来的。那显然是因为有人曾經看到过那液体从地面下滲出来的緣故，西尼茨基想起这些事情，为的是怕那位爱生气的姑娘突然会考問他。‘多少世紀过去了，可是直到現在，还没有一个人正确地知道石油是什么！’

这是一个沒有得到解答的謎，当然不是他西尼茨基所能解答的。大科学家們都各按着自己的見解，解釋着石油的起源：有些人以为它是由洪荒时代絕种动物的遺骨变成的，另一些人以为它是由植物变成的，又有一些科学家却断定它是由第一、第二兩种东西共同形成的。所有这些理論，西尼茨基自然都研究过。据他看来，人們很快地就会揭穿石油的秘密，絕對正确地

① 亞历山大第一(公元前 356—373)是古代馬其頓的王。他是亞里斯多德的学生，在位的几年中鎮压了希臘的革命，征服了波斯，建立了一个龐大的帝国。

——譯者

知道它的起源。解答这个难题的，自然是我們苏联科学院院士古泊金^①派的科学家們。

原来，这位大学生还记得一些，如果鄰座姑娘要考問他的話，他至少也答得上个4分。

西尼茨基这才放了心，抬起头来，他的視線正好落到坐在对面一排的一位戴方眼睛的旅客身上。

这旅客沉思地撸着毛茸茸的胡子，聚精会神地閱覽着放在膝上的那本杂志。那杂志恰好也翻到那一頁——在淺綠色的水里現出黑色柵格的塔的那一頁。这样看来，关于盖桑諾夫工程师的成就的那篇論文，不仅引起姑娘一个人的兴趣咧！

目前西尼茨基所注視着的那个人，以及坐在那人旁边的另一位旅客，都穿着准备到远方去旅行的全副獵人裝。在窗戶的上面，挂着兩支裝在破爛的帆布套里的獵鎗。再上面的架子上，放着一只用繩子捆着的箱子。

不知为什么，大学生竟覺得慚愧起来。瞧，这两个普普通通的人——也許是兩個會計員，或者是医生，总而言之，决不是地質学家——对勘探石油倒很感兴趣，而他，未来的專家——鑽藏勘探者，却在一個姑娘的面前对这偉大的事裝模作樣地露出漠不关心的样子。

“請您告訴我，”他胆怯地对姑娘說：“巴庫的石油科学研究所在什么地方？”

“这么說来，您是上我們那兒去的了？”

“那真太巧啦！”西尼茨基高兴地說。“你們的所長是阿盖叶夫嗎？”

姑娘躊躇了一下，不滿意地說：

“公事以后再談，光讓我瞧瞧您的录音机，这一門我也懂得一点兒。”

^① 古泊金院士(1871--1939)是苏联傑出的地質学家，他不仅是采油專家，同时对于石油的起源問題，也有深刻的研究。——譯者

西尼茨基高兴极了。他已不得做些讨好鄰座姑娘的事情，因此喜孜孜地开始表演他的傑作：轉动开关，扭开电門，打开录音机的頂盖，里面裝置着一片片褐色薄片。他指給她看，电磁录音針怎样在那些薄片上划画出看不清的綫紋。他甚至还打开放大器部分，那里安着很多豌豆般大的小灯泡，同时又把小型儲电器和扩音器指給她看。

“可是，这还不是全部呢！”西尼茨基得意地声明，“各种各样的小玩意儿，我不知做了多少！有一次，我設計好一架用普通灯泡做成的X光器。結果，它的光綫不够强烈，我为了想使感光片上留下手影，就临空把手在仪器上擎了40分鐘。我就这样动也不动地坐着，搞得手都麻木了，”發明家笑起来了，“我还做过分析矿石用的輕便分光仪，結果却没有成功。”

西尼茨基得意忘形地說着。他看到姑娘听得津津有味，就格外高兴。

飞机在田野上飞行着，下面浮現出一塊塊淺綠色玻璃似的湖泊、沼澤、小河……一条条笔直的鉄路和寬闊的公路，就如同画在黃紙上的一般，漸漸远去。

最后，西尼茨基說完了他的故事，不知为什么竟胆怯地臉紅起来，說：

“請您原諒，录音机已經替我做了自我介紹，可是我还没有請教您的尊姓大名呢。”

“不問姓也行呀，反正我說了您也記不住的！我叫莎依达。記在您的录音机里吧。”

一个穿深色制服的姑娘，从一排排安乐椅中間走了过来。姑娘的制服上釘着發亮的鈕扣，手里拿着一只托盤，盤上放着几只高脚玻璃杯和几个瓶子。

西尼茨基滿不在乎地、仿佛他每天都在給人家当殷勤的旅伴似地要了兩瓶飲料，滿滿地給莎依达倒了一杯。

她为了怕笑出声来，竭力不对大学生看，这种含羞的关